

## 印順導師著作簡介

釋祖蓮 2006/10/4

### §1. 印順導師著作目錄<sup>1</sup>

§1.1 《妙雲集》<sup>2</sup>共 24 冊，上編七冊、中編六冊、下編十一冊，約有 309 萬字。

A、《妙雲集》上編七冊：經論的解說。

1. 《般若經講記》（約 8 萬 5 千字）：包含了《金剛經》及《心經》兩部講記。
2. 《寶積經講記》（約 11 萬 2 千字）：《寶積經》〈普明菩薩會〉之講記。
3. 《勝鬘經講記》（約 11 萬字）
4. 《藥師經講記》（約 7 萬 7 千字）
5. 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（約 22 萬字）
6. 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（約 22 萬字）
7. 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（約 16 萬字）

B、《妙雲集》中編六冊：篇幅超過(將近)十萬字的專書。

8. 《佛法概論》（約 10 萬字）-----由〈阿含講要〉改編補充而成。
9. 《中觀今論》（約 11 萬字）
10. 《唯識學探源》（約 8 萬字）
11. 《性空學探源》（約 10 萬字）
12. 《成佛之道》（約 18 萬 2 千字）
13. 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（約 18 萬 5 千字）

C、《妙雲集》下編十一冊：短篇的總集。

14. 《佛在人間》（約 14 萬 2 千字）：這是過去所曾用過的書名，重於人間佛教的現實利益，從人乘正行而向佛道。
15. 《學佛三要》（約 9 萬 6 千字）：信願、智慧、慈悲---為大乘佛法的三要，學者要不偏不離的去學習。除原有的篇章外，又增加了〈生生不已之流〉；〈心為一切法的主導者〉；〈菩提心的修習次第〉；〈佛教之涅槃觀〉等。
16.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（約 15 萬 7 千字）：除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之外，加入了〈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〉；〈法之研究〉；〈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〉；〈大乘是佛說論〉；〈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之關係〉；〈論真諦三藏所傳的阿摩羅識〉；〈如來藏之研究〉等長篇。
17. 《淨土與禪》（約 8 萬 5 千字）
18. 《青年的佛教》（約 9 萬 2 千字）
19. 《我之宗教觀》（約 12 萬 6 千字）

<sup>1</sup> 詳細目錄參見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·序》，正聞出版社，民國 89 年 4 月 16 日初版

<sup>2</sup> 《妙雲集》之細目：參見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·序》p.1~30；《妙雲集》序：參見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·序》p.63~70）

20. 《無諍之辯》(約9萬9千字):這都是有關批評與討論的文字。
21. 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(約8萬6千字):這是與當前佛教問題有關的。包括了:  
(A) 有關教制的,如〈中國佛教前途與當前要務〉;〈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〉;  
〈關於素食問題〉。〈僧裝改革評議〉,是有關僧裝改革運動的二篇之一。  
(B) 關於教典的,如〈編修藏經的先決問題〉。  
(C) 關於教學的如〈論僧才之培養〉,〈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〉等。
22. 《佛教史地考論》(約15萬7千字)。
23. 《華雨香雲》(約14萬8千字):這一冊,編集了「自傳」,「雜記」,「隨筆」,「序跋」,「讚德」,「哀思」,「碑記」等文字。重要的有〈平凡的一生〉;〈雜華雜記〉;〈華雨集〉;〈英譯成唯識論序〉。有關紀念虛大師的五篇,可為瞭解虛大師精神的參考。
24. 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(約16萬字):這是末後一冊,將雜餘的編集在一起。這一冊大半是講稿,或是對釋迦、彌勒、觀音、地藏菩薩的聖德與法門的讚揚。或是針對世俗的淺見與誤解,如〈切莫誤解佛教〉;〈美麗而險惡的歧途〉;〈舍利子釋疑〉等。或是介紹佛教世界的一角,如〈菲律賓佛教漫談〉;〈泰國佛教見聞〉。本冊也有簡要深刻的文字,如〈中道之佛教〉;〈大乘空義〉;〈色即是空・空即是色〉;〈人生的意義何在〉等。

### §1.2 《華雨集》<sup>3</sup>共5冊。(約65萬8千字)

第一冊:(約19萬字)

1. 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》
2.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釋題》
3. 《辦法法性論講記》
4. 《往生淨土論講記》
5. 《精校敦煌本壇經》

第二冊:(約13萬字)

《方便之道》:本書是從一般的方便道,來說明印度佛法的流變,表示印度佛教史的一面。

第三冊:(約10萬9千字)

1. 論提婆達多之破僧
2. 王舍城結集之研究
3. 論毘舍離七百結集
4. 阿難過在何處
5. 佛陀最後之教誡
6. 《修定---修心與唯心・秘密乘》
7. 讀「大藏經」雜記

<sup>3</sup> 《華雨集》細目:參見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・序》p.30~39;《華雨集》序:參見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・序》p.103~105)

第四冊：(約 12 萬 6 千字)

1. 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
2. 法海探珍
3. 中國佛教瑣談
4. 淫欲爲道
5. 佛法中特別愛好的數目
6. 辦法相與唯識
7. 談法相
8. 苦痛與知識
9. 道在平常日用中
10. 談佛法的宗教經驗
11. 佛學大要

第五冊：(約 10 萬 3 千字)

1. 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
2. 研究佛法的立場與方法
3. 從復興佛教談研究佛學
4. 南傳大藏對中國佛教的重要
5. 其他 (5~43……)

**§1.3 單部專著類<sup>4</sup>：**(括弧內爲該書之「序」在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・序》中頁數。)

1. 《印度之佛教》(約 14 萬字)。(p.147~153；「重版後記」p.155~162)
2. 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約 20 萬字)。(p.163~172)
3. 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(約 38 萬 5 千字)。(p.183~187)
4. 《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(約 29 萬 4 千字)。(p.189~196)
5.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約 67 萬 8 千字)。(p.175~182)
6. 《空之探究》(約 13 萬 4 千字)。(p.173~174)
7.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(約 13 萬 7 千字)。(p.143~145)
8. 《中國禪宗史》(約 22 萬 5 千字)。(p.129~142)
9. 《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》(約 33 萬 4 千字)。(p.121~128)
10. 《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》(印順導師述義，昭慧整理)(約 7 萬 1 千字)。

**§1.4 編纂類<sup>5</sup>：**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，分上、中、下，共 3 冊(約 83 萬 8 千字)。

**§1.5 增注・重訂類<sup>6</sup>：**

1. 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。
2. 《平凡的一生》(增訂本、重訂本)。

**§1.6 《永光集》：**(含《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》……等)。

<sup>4</sup> 參見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・序》p.39~49。

<sup>5</sup> 參見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・序》p.57~58。(本書之「序」，另見：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・序》p.209~211，另有雜阿含經論會編附錄)

<sup>6</sup> 參見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・序》p.58~60。

## §2. 印順導師對佛法的根本信念與看法<sup>7</sup>

我立志為佛教、為眾生——人類而修學佛法。說了一些，寫了一些，讀者的反應不一。不滿意我所說的，應該有其立場與理由，不必說他！有些人稱讚我，也未必充分的了解我，或可能引起反面作用。有人說我是三論宗，是空宗，而不知我只是佛弟子，是不屬於任何宗派的。有人稱我為論師，論師有完整而嚴密的獨到思想（近於哲學家），我博而不專精，缺乏論師的特性。我重於考證，是想通過時地人的演化去理解佛法，抉示純正的佛法，而丟下不適於現代的古老方便，不是一般的考據學者。現在年紀大了，避免或者的誤解，或斷章取義的惡意誹毀，所以覺得有明白交代的必要。古代傳下來的佛法，我的基本見解，在寫《印度之佛教》時，已大致確定，曾明白表示於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的「自序」（p.1~4）。我這樣說：

1、佛法是宗教。佛法是不共於神教的宗教。如作為一般文化，或一般神教去研究，是不會正確理解的。俗化與神化，不會導致佛法的昌明。

中國佛教，一般專重死與鬼，太虛大師特提示「人生佛教」以為對治。然佛法以人為本，也不應天化、神化。不是鬼教，不是神教，非鬼化非（天）神化的人間佛教，才能闡明佛法的真意義。

2、佛法源於佛陀的正覺。佛的應機說法，隨宜立制，並不等於佛的正覺。但適合於人類的所知所能，能依此而導入於正覺。

佛法是一切人依怙的宗教。並非專為少數人說，不只是適合於少數人的。所以佛法極其高深，而必基於平常。本於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（理解與實行），依此向上而通於聖境。

3、佛陀的說法立制，並不等於佛的正覺，而有因時、因地、因人的適應性。在適應中，自有向於正覺，隨順正覺，趨入正覺的可能性——這所以名為「方便」。所以，佛的說法立制，如以為「地無分中外，時無分古今」而可行，那是拘泥錮蔽。如不顧一切，師心不師古，以為能直通佛陀的正覺，那是會漂流於教外的。不及與太過，都有礙於佛法的正常開展，甚至背反於佛法。

4、佛陀應機而說法立制，就是世諦流布。緣起的世諦流布，不能不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有所演變，有所發展。儘管「法界常住」，而人間的佛教——思想、制度、風尚，都在息息流變的過程中。

「由微而著」，「由渾而劃」，是思想演進的必然程序。因時地的適應，因根性的契合，而有重點的，或部分的特別發達，也是必然的現象。對外界來說，或因適應外學而有所適應，或因減少外力壓迫而有所修正，在佛法的流行中，也是無可避免的事。從佛法在人間來說，變是當然的，應該的。

佛法有所以為佛法的特質。怎麼變，也不能忽視佛法的特質。重點的，部分的過分發達（如專重修證，專重理論，專重制度，專重高深，專重通俗，專重信仰……），

<sup>7</sup> 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，p.49~54；《華雨集》（五），p.50~55；參見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·序》p.189~196）

偏激起來，會破壞佛法的完整性，損害佛法的特質。象皮那麼厚，象牙那麼長，過分的一部分發達（就是不均衡的發展），正沾沾自喜，而不知正障害著自己！對於外學，如適應融攝，不重視佛法的特質，久久會佛魔不分。這些，都是存在於佛教的事實。演變，發展，並不等於進化，並不等於正確！

- 5、印度佛教的興起，發展又衰落，正如人的一生，自童真，少壯而衰老。童真，充滿活力，是可稱讚的！但童真而進入壯年，不是更有意義嗎？壯年而不知珍攝，轉眼衰老了。老年經驗多，知識豐富，表示成熟嗎？也可能表示接近衰亡！所以，我不說「愈古愈真」，更不同情於「愈後愈圓滿，愈究竟」的見解。
- 6、佛法不只是「理論」，也不是「修證」就好了！理論與修證，都應以實際事行（對人對事）的表現來衡量。「說大乘教，修小乘行」；「索隱行怪」：正表示了理論與修證上的偏差。
- 7、我是中國佛教徒。中國佛法源於印度，適應中國文化而自成體系。佛法，應求佛法的真實以為遵循。所以尊重中國佛教，而更重於印度佛教（太虛大師於民國十八年冬，講〈研究佛學之目的及方法〉，也有此意見）。我不屬於宗派徒裔，也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。
- 8、治佛教史，應理解過去的真實情況，記取過去的興衰教訓。佛法的信仰者，不應該珍惜過去的光榮，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，懲前毖後嗎？焉能作為無關於自己的研究，而徒供度藏參考呢！

我的修學佛法，為了把握純正的佛法。從流傳的佛典中去探求，只是為了理解佛法；理解佛法的重點發展及方便適應所引起的反面作用，經怎樣的過程，而到達一百八十度的轉化。如從人間成佛而演進到天上成佛；從因緣所生而到達非因緣有；從無我而到達真常大我；從離欲梵行得解脫而轉為從欲樂中成佛；從菩薩無量億劫在生死中，演變為即身成佛；從不為自己而利益眾生，到為了自己求法成佛，不妨建立在眾生苦難之上（如彌勒惹巴為了求法成佛，不妨以邪術降雹，毀滅一村的人、畜及莊稼）。這種轉化，就是佛法在現實世間中的轉化。泛神化（低級宗教「萬物有靈論」的改裝）的佛法，不能蒙蔽我的理智，決定要通過人間的佛教史實而加以抉擇。這一基本見解，希望深究法義與精進持行者，能予以考慮！  
**確認佛法的衰落，與演化中的神化、俗化有關，那末應從傳統束縛，神秘催眠狀態中，振作起來，為純正的佛法而努力！**

### 83. 印順導師在佛學研究上的貢獻<sup>8</sup>

印順導師在佛學研究方面的貢獻，下列幾點是有目共睹的：

- 一、對中觀學（空義）的闡釋與推演，為民國佛學界之一絕。事實上，從嘉祥吉藏以來，國人中很少人能像導師這樣對「緣起性空」大義有如此透闢的認識。《中觀

<sup>8</sup> 藍吉富：《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》——印順導師壽慶論文集〈倡印緣起〉，正聞出版社，民國74年5月初版，民國81年4月四版，p.4~5）

今論》、《中觀論頌講記》、《性空學探源》，以及《空之探究》等書，都是這方面的專著。

- 二、對大乘教義體系有為古人所不及的判教思想。其「大乘三系教判」之說，一洗宗派偏見，合乎歷史發展軌跡，且在空有二系之外，揭發真常唯心思想之存在事實，使後人對印度大乘佛教的浩瀚義海，能洞見根源。
- 三、為印度佛教之發展及佛經之形成過程，理出清晰的脈絡。尤其從原始佛教以迄初期大乘，導師也發現了前人所未見的歷史通則。（譬如以四悉檀之說解釋佛典之間何以有義理差距）此從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等妙雲集外諸鉅著，即可窺知。……
- 四、華文佛教資料的應用價值，透過導師的著述，而發揮的淋漓盡致。在舉世盛推梵文、巴利、西藏文佛典的聲浪裏，導師不卑不亢地揭櫫華文佛典的重要性。導師這種見解，並不是情感上的呼籲，而是經驗的、理智的發現。這一看法在目前國際佛學界也許尚未能得到普遍的回應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，相信會逐漸使那些過分貶抑華文佛典價值的人醒悟過來。
- 五、《成佛之道》是導師為初學者所撰的體系性佛學著作，也是數十年來華文系佛教徒信仰的重要指針。該書與妙雲集下編諸書，在近數十年來的華文佛教界，發揮了極大的啟蒙作用。
- 六、中國佛教並不是導師主要的治學領域，但是偶有所論，也仍然珠玉紛陳，鞭辟入裏。其「業餘」作品：《中國禪宗史》在海內外學術界曾得到普遍的重視，該書也已成爲治斯學者必備的重要參考書之一。

## §4. 印順導師與中國古德之比較

### §4.1 印順導師不屬於任何宗派，著作涵蓋層面極廣。

如：**原始佛教**（《原始佛教盛典之集成》、《佛法概論》……）；**部派佛教**（《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……）；**大乘三系**（《中觀論頌講記》、《中觀今論》、《攝大乘論講記》、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、《如來藏之研究》……）；**佛教史**（《印度佛教史》、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）；**中國佛教**（《中國禪宗史》、《中國佛教史略》）；**佛教與儒、道、耶穌教之比較**（《我之宗教觀》）；**教制、教典、教學**（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）；**研究方法**（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）；**針對世俗的淺見、誤解之論述**（《中國佛教瑣談》、《切莫誤解佛教》、《美麗而險惡的歧途》、《舍利子釋疑》）；**序、跋、碑記等**（《華雨香雲》）；**自傳**（《平凡的一生》、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）；**神話**（《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》）；**編輯**（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）……等。

### §4.2 印順導師重印度佛教史。

對佛教之本質及流變分成五期：一、聲聞爲本之解脫同歸；二、菩薩傾向之聲聞分流；三、菩薩爲本之大小兼暢；四、如來傾向之菩薩分流；五、如來爲本之梵佛一體。印度佛教的先後五期，從創立到衰滅，正如人的一生，自童年、少年、壯年、老年到死亡。（《印度之佛教》p.4～8）

#### §4.3 尊重《阿含經》，認為《阿含經》是三乘共依的聖典。

「關於佛法，我從聖龍樹的中觀論，得一深確的信解：佛法的如實相，無所謂大小，大乘與小乘，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。緣起中道，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，所以阿含經是三乘共依的聖典。當然，阿含經義，是不能照著偏執者——否認大乘的小乘者，離開小乘的大乘者的見地來解說的。從佛法一味，大小異解的觀點去觀察，對於菩薩行的慈悲，利他的積極性等，也有所理會。深深的覺得：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的。大乘的應運而盛行，雖帶來新的方便適應。「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；但大乘的真精神，是能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的，確有他獨到的長處！佛法的流行人間，不能沒有方便適應，但不能刻舟求劍而停滯於古代的。原來，釋尊時代的印度宗教，舊有沙門與婆羅門二大類。應機設教，古代的聲聞法，主要是適應於苦行，厭世的沙門根性；菩薩法，主要是適應於樂行，事神的婆羅門根性。這在古代的印度，確乎是大方便，但在時異境遷的今日，今日的中國，多少無上妙方便，已失卻方便大用，反而變為佛法的障礙物了！所以宏通佛法，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，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，這才能使佛光普照這現代的黑暗人間。我從這樣的立場來講阿含經，不是看作小乘的，也不是看作原始的，著重於舊有的抉發，希望能刺透兩邊，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，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！」（《佛法概論》自序 p.1~2）

#### §4.4 讚嘆初期大乘性空唯名之龍樹學。

中國古德判教<sup>9</sup>（如「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」或「藏、通、別、圓」）重圓融，重真常、唯心；印順導師則依佛教史實，分為「佛法」、「大乘佛法」、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並將「大乘佛法」立為三系：性空唯名系、虛妄唯識系、真常唯心系。讚嘆初期大乘性空唯名之龍樹學。

「印度之佛教，自以釋尊之本教為淳樸、深簡、平實。然適應時代之聲聞行，無以應世求，應學釋尊本行之菩薩道。中期佛教之緣起性空（即緣起無我之深化），雖已啟梵化之機，而意象多允當。龍樹集其成，其說菩薩也：1. 三乘同入無餘涅槃而發菩提心，其精神為「忘己為人」。2. 抑他力為卑怯，「自力不由他」，其精神為「盡其在我」。3. 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，其精神為「任重致遠」。菩之真精神可學，略可於此見之。龍樹有革新僧團之志，事未成而可師。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（天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」（《印度之佛教》自序 p.6~7）

#### §4.5 提倡「人間佛教」<sup>10</sup>。

「人間佛教要略」的含義：

- 1、「論題核心」是：「人，菩薩，佛——從人而發心修菩薩行，由學菩薩行圓滿而成佛」。從人而發菩薩心，應該認清自己是「具煩惱身」（久修再來者例外），不可裝腔作勢，眩惑神奇。要「悲心增上」，人而進修菩薩行的，正信正見以外，

<sup>9</sup> 有關判教的問題，參見：〈印度佛教史的分判〉、〈從印度佛教史論臺賢教判〉（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p.6~17）

<sup>10</sup> 參見：《佛在人間》、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

一定要力行十善利他事業，以護法利生。

2、「理論原則」是：「法與律合一」。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，是「佛法」化世的根本原則。重法而輕律，即使心在入世利他，也只是個人自由主義者。「緣起與空性的統一」：這是「緣起甚深」與「涅槃甚深」的統一，是大乘法，尤其是龍樹論的特色。「自利與利他的統一」：發心利他，不應忽略自己身心的淨化，否則「未能自度，焉能度人」？所以爲了要利益眾生，一定要廣學一切，淨化身心（如發願服務人群，而在學校中努力學習一樣）；廣學一切，只是爲了利益眾生。不爲自己利益著想，以悲心而學而行，那所作世間的正業，就是菩薩行。

3、「時代傾向」：

- (1)、現在是「青年時代」：少壯的青年，漸演化爲社會中心，所以要重視青年的佛教。這不是說老人不能學菩薩行，而是說應該重視少壯的歸信。適應少壯的佛教，必然的重於利他。人菩薩行的大乘法，是適應少壯唯一契機的法門。
- (2)、現在是「處世時代」：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，佛與弟子，經常的「遊化人間」。就是住在山林，爲了乞食，每天都要進入村落城邑，與人相接觸而隨緣弘化。修菩薩行的，應該作利益人類的事業，傳播法音，在不離世事，不離眾生的原則下，淨化自己，覺悟自己。
- (3)、現在是「集體（組織）時代」：摩訶迦葉修頭陀行，釋尊曾勸他回僧伽中住；優波離想獨處修行，釋尊要他住在僧中；釋尊自己是「佛在僧數」的。佛法是以集體生活來完成自己，正法久住的，與中國人所說的隱遁，是根本不同的。適應現代，不但出家的僧伽，要更合理（更合於佛意）化，在家弟子學修菩薩行的，也應以健全的組織來從事利他而自利（不是爲個人謀取名位權利）。

4、「修持心要」：菩薩行應以信、智、悲爲心要，依此而修有利於他的，一切都是菩薩行。我曾特地寫了一篇《學佛三要》，三要是信願（大乘是「願菩提心」），慈悲，（依緣起而勝解空性的）智慧。「有信無智長愚癡，有智無信長邪見」；如信與智增上而悲心不足，就是二乘；如信與慧不足，雖以慈悲心而廣作利生善業，不免是「敗壞菩薩」（修學菩薩而失敗了）。所以在人間而修菩薩行的，此三德是不可偏廢的！（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，p.47～50；《華雨集》第四冊，p.48～50）